

羊

愛がなんだ

兎

角
田
光
代

● 上海译文出版社

单恋

岳
远
坤

译

角
田
光
代



上
海
译
文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单恋/(日)角田光代著;岳远坤译. —上海:

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-7-5327-6491-4

I. ①单… II. ①角…②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34594 号

AI GAKU NANOYA by Mitsuyo Kakuta

Copyright © Mitsuyo Kakuta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by Media Factory, Inc., Tokyo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Staley Agency, LLC, Tokyo, through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.

Working in conjunction with Bardor-Chinese Media Agency, Taipei.

图字:09-2012-710 号

单恋

[日]角田光代 著 岳远坤 译

责任编辑 / 姚东敏 装帧设计 / 颜禾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2 字数 80,000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6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6491-4/I · 3878

定价:30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39907745

在“爱之光公园”里，置身于那些与爱情无缘的人群中，
思考有关爱的问题。

远处的高层楼群之间，有一些亮光。赤、橙、黄、白，各种微弱的亮光在不停地闪烁。在这些亮光的映照下，夜空呈现出一种淡紫色。在我的头顶，有一轮明月，还差一点就是满月。银白的月亮，小小的，圆圆的，只是缺了一点。

就在刚才，就在五个小时之前，我还坐在前往阿守家的电车中，从车窗里看着这些高楼。那些高楼就像是在低处流淌的星云，非常漂亮，甚至心中一阵感动。

“我感冒了，躺着呢。”阿守打来电话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。我料定他今天肯定会给我打电话，便假装在公司加班。“今天我什么都没吃。”手机那头传来的阿守的声音带着一丝鼻音，竟是那么性感，让我一下子兴奋起来。

“我马上过去，给你准备一顿治疗感冒的饭菜呀。”但是话到嘴边，我又咽了下去，只是说道：“什么都没吃？那怎么行呢。”然后若无其事地笑了起来。他没有要求，我主动提出来

的话不太好。这样他会觉得我是上赶着要帮他，而且这样的话有时候可能会让他感到害怕。

“山田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哦。如果现在你在公司，正好要回家的话，能替我买点什么送过来么？我现在当真是发烧，浑身都没劲儿，感觉晕晕乎乎的，连便利店都去不了呢。”阿守说道。“啊，我当真是在公司呢。真的刚要回去呢。真是没办法，那我就答应你吧。”我一边打着电话，一边用另一只手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桌子上的东西，走出办公室，从储物柜里拿出提包。“那就这样吧，我收拾一下就出发，去你那里啊。”当然，说完这句话挂掉电话的时候，已经开始往车站的方向一路小跑了。

但是现在，远处亮灯的高层楼群的亮光，已经不再像美丽的星云，变得就像装饰在落满尘埃的陈列柜中的小灯泡，廉价而没有任何美感。

既然已经能够看到高层建筑，那就说明我可能已经到代代木附近了吧。可是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对这边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太清楚，反正朝着新宿那边走就是了。这样，对不对呢？现在是凌晨一点二十二分，经过新宿，然后辗转到达我自己家，会是几点了呢？那些为了见一见上帝之子耶稣而披星戴月赶路的博士们，也许和我现在的心情是一样的吧。我突然想到，在我五岁的时候，会突然懵懂地联想到这种事。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，我曾经在圣诞节的街头演出中扮演其中的博士2。就是那

个拿着乳香赶路的博士的角色。“看啊，伯利恒的星星在那边闪耀。那下面有一位圣者，将要成为我们的王。”我指着高高挂在观众席那边的金纸做的星星，说道。

小腿肚开始疼了起来，感到口渴。而且，天气还这么热。现在都已经是九月中旬了，这秋老虎到底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啊。额头上都是汗，真想痛痛快快地喝一杯冰镇啤酒，冰镇百事也行，冲个冷水澡也行，坐到有空调的车厢里也行。

要不干脆再走三十分钟，沿着刚才来的那条路回到阿守的住处，老实告诉他自己虽然使劲儿跑啊跑啊，但是还是没有赶上最后一班电车，而且，打开钱包的时候，发现钱包里连打车的钱都没有。我不要求他让我在他那里睡一觉，只求他让我在他房间的某个角落呆一会儿，等首班车开始运营我就离开。

我在心里这样想了好几次，但是每次又都强行把这种念头打消了。他肯定会觉得我是在说谎。他肯定会觉得我是想住在他那儿，所以才跟他撒谎。然后，他肯定会开始讨厌我了。

不要，才不要让他讨厌我。那样的话，我宁愿选择再走上三个小时甚至五个小时回自己家，哪怕天亮了，到了白天也好，忍着脚疼和口渴，最后晕倒在这个东京沙漠里也好，都比回阿守那儿要强几百倍。

这种时间，大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。车流倒是不断地从我身边驰过，亮着白色或者黄色的灯。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一家便

利店，柏油路在招牌的灯光下微微泛白。我一边走，一边再次翻看了一下刚才已经看过一次的钱包。里面还有三百二十七日元^①。饮料的话，还是能买得起的。别说百事了，发泡酒也能买一罐。

“全家”便利店里很凉快，虽然路上都没有什么行人，但是那里面的顾客还是颇多的。我总算松了一口气。一个穿着吊带衫的女孩和一个穿着秋装编织衫的女孩，站在放杂志的那个地方翻看杂志。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男子把盒饭一盒盒地拿起来玩味。还有一对恋人，看着廉价处理的烟花，叽叽喳喳地挑选着。

我被喜欢的人从他的住处赶出来，而且试图步行回家。从这里到我家，坐电车也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。这样的我，和那样的他们一样，似乎在这儿呆着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我们的存在是非常正常的，似乎没有任何不对劲儿的地方。

我买了一罐五百毫升装的发泡酒。听到戴着眉环的黄头发收银男孩跟我说“谢谢”的时候，我差点情不自禁地哭出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那句话就像是特别跟我说的一样。

走出便利店后，我马上拉开了易拉环。苦涩冰冷的液体滑

① 以 2012 年的汇率计算，大概相当于 25 元人民币。便利店中，小罐可乐的价格为 105 日元，小罐发泡酒的价格在 150 日元左右。

进了喉咙里。我仰起头咕咚咕咚喝着，发现月亮还在头顶上。

我大概喝了三分之一，又开始走了起来。这时，我看到一个地图，走过去一看，才发现虽然感觉自己走了很久，但是其实还没有离开阿守住的那个公寓太远。就连町名还都没有变。一种绝望突然袭上心头。但是这时我发现，原来自己刚才走的这条路是环状七号线。环七的话，好像是经过高圆寺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么走下去的话，可以不用经过新宿，就能到达高圆寺么？但是，接下来还要走多久，才能到达高圆寺呢？

我在地图里发现了高井户这三个字，就拿出了手机。从电话簿中找到坂本叶子的名字，按下了拨打按钮。

叶子好像还没有睡，电话铃响第二声的时候她就接了。我简短地告诉她，我现在在离自己家很远的地方，口袋里只有一百日元多一点。

“然后呢，那个，我看了一下路边的地图，发现这里离高井户比较近，我去你那里行不？”

我把脸贴近地图，一边目测了一下现在所在的位置与高井户之间的距离一边说道。只有一个食指的距离，步行二十分钟应该就能到吧。

“搞什么呢，你。”叶子用她那独特的高嗓门喊道，然后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，干脆利落地给我下了指示。“你从那儿打个车，用不了两千日元。打车的钱我来付。跟司机说，别走甲

州街道，走井头路。跟他说，从高井户小区那儿左转啊。我在租车店的前面等你，你快点来啊。明白啦？”

走井头路，在高井户小区那儿左转。我一边这样重复着叶子的话，一边小口小口地喝着剩下的发泡酒，在车流中寻找空车。

到底是哪儿不好呢？什么地方失败了呢？从头梳理一下吧。说不定到叶子家的时候，我就能找到答案了。

“你能回去吗？”阿守试探性地跟我说，但是语气又不容商量。用他那性感的鼻音，让人浑身有一种触电般的感觉。“谢谢，你能给我买饭过来，太好了。”阿守这样说着，迫不及待地把我从房间里赶了出来。他因为发烧，脸红扑扑的，就像个孩子生了气一样。

是什么让他不高兴了呢？是因为他说让我给他从便利店买个锅烧乌冬面就好，我却从超市买了食材自己做了温沙拉和味噌煮乌冬面么？是因为我连除霉剂都买了还给他打扫了浴室么？是因为我替他重新分拣了塑料和卫生纸放在一起的垃圾桶，把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分开了么？我依然没有找到空车。

说不定不是行动，还是我说的话。我跟今天发烧的阿守说了什么来着？我跟他说了工作的事情，关系不太好的女同事的事情，好像还跟他讲了我的梦。梦这东西，肯定是很无聊的

啦，我怎么会讲起这些呢？是因为他叫了我，我就忘乎所以了么？错过了一辆空车，我恨得直咬牙。

现在想想，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足以让他感到焦躁。打车错过空车，眼睛的形状和化妆的方法，我现在穿的无袖上衣和裙子的搭配，屁股和呼吸的节奏，我全部的全部。

我终于打上了车。坐上车，我就开始重复叶子的话。不走甲州街道，走井头路，从高井户小区那儿左转。“好嘞！您工作辛苦了。那就一直往前开啦。”这位半老的司机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高兴劲儿，喊了一声，就开车了。“工作到这么晚，真是够累的。现在这社会，真是让人烦透了。”司机说话就像唱戏一样。我差点受他影响，问他“我是不是让你感到不愉快呢”，但是我还是忍住了。问了又能怎样呢？

我让司机在租车店的前面停了下来，发现中原君站在那里。“哟，姐姐，你相好的在那儿站着呢。真幸福啊。”司机一边说着，一边打开后面车座的门。中原马上拿出几张一千日元的钞票，一边说着“这是叶子给的”一边递给我。正像叶子说的那样，打车的费用是一千七百二十日元。

“谢谢。你们好好的啊。”

司机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精气神儿，一边找钱，一边逗乐，然后开车离开了。

“中原君，你在啊。谢谢你哦。叶子没生气吧。”

我理所当然地以为他也是去叶子家的，就一边这样说着，一边走了起来。但是他却直直地站在那儿。

“怎么了？不是回叶子那儿吗？”

“啊，我要回家。照子，下次我们大家再在一起喝酒吧。”

中原一边朝我挥着手，一边倒着往后走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回去？”

我问道。但是他也不回答，一下子转过身去，朝着泛白的夜幕中跑去。

肯定是叶子跟他说让他走的。跟他说：小照肯定有话跟我说，你在这里会碍事儿的，赶紧走吧。于是中原便跟刚才的我一样，在这明亮的夜空下，急匆匆地迈着步子回去了。或许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大家都在以某种方式，像这样重叠在一起，一点点地发生着联系。

我轻轻地打开通往叶子家的一扇门。同一个院子中，有一个平房的堂屋，还有一个以前用来作茶室的厢房。堂屋里住着叶子的母亲，叶子一个人住在增建了浴室和房间的厢房里。我有时也想，反正只有两个人，一起住在堂屋不就好了，但是别人的事情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反正，这么半夜的到叶子家来，不能惊醒住在堂屋里的叶子的母亲。我就轻轻地打开那个平常一不小心会嘎吱嘎吱响的门，尽量不让门发出声音，踩着石板，按了一下叶子住的那个小平房的门铃。

“让中原君留下来不就好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借你的钱，还让你男朋友回去。”

我在门口压低了声音说道。

“你不用这么特意小声说话啦。即便不这样，也不会吵醒那老太婆的。还有，中原可不是我男朋友啊。”

出门来迎我的叶子不高兴地说道。然后背对着我沿着走廊往前走。

“不是男朋友，那是什么啊。”

我追在叶子的后面，问道。

“说是使唤人也好，狗也好，仆人也好。”

叶子一脸严肃地说着，从厨房的冰箱里拿了啤酒过来。我接过来，发现并不怎么冰。她肯定是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后，让中原君去买的吧。从位于居民区最中间的这个地方到便利店，走路将近二十分钟，从那里买回来的啤酒总是会变得不那么冰凉。

“不好意思，这么晚了。”

“我没关系啊。反正我平常也都是三点左右才睡。对了，那啥，你怎么了？去哪儿了？为什么身上没带钱，要走着回去啊？怎么回事？”

我们在叶子家昏暗的起居室中面对面坐着。我一边喝着啤酒，一边尽量进行“客观的”说明。在此之前，我在阿守那里。他感冒了，让我帮他买东西，我给他做了煮乌冬面。他没

拜托我，我却帮他打扫了浴室。然后，我本来想住在他那里的，没想到他却突然让我回去。错过了最后一班电车，口袋里又没有钱……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叶子家玄关口的门铃突然响了起来，那声音，听起来有些犹豫。

“是中原君吧。”我刚要站起来，叶子摆手制止了我。

“是我妈。”叶子说着就朝玄关走去。

“喂，刚才来的，是小照吧。我今天睡不着，醒着呢，所以就……”的确，从玄关传来的声音是叶子母亲的声音。叶子母亲的声音顺着走廊滑了过来，越来越近。“哎呀，果然是小照啊。好久不见啊，欢迎欢迎。”叶子的母亲打开起居室的隔扇门，满脸笑容。“这个是叶子姥姥做的，我们这边吃晚饭剩下了。说是剩下的，其实也没用筷子动。我提前分出来的，不脏。还有，这个是刚刚做的，你们作下酒菜吧。”叶子母亲说着就走了进来，把手里的盘子摆到折叠桌上。叶子的母亲打扮得很奇怪。她穿着一件特别华丽的和服式外罩，就像那外国电影里日本女人的打扮。

“哎呀，妈，好了好了。小照有事要和我谈，你不要打扰我们啦。”

“好好，我不打扰你们。这个呢，是蛋包饭。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吧，但是其实稍微有点不同，今天在电视上学的，趁着黄油还没完全化掉的时候……”

“妈，我都说了，好了。你看看时间啊，都是深夜了。大半夜的，谁还吃蛋包饭啊。”

“好厉害哦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”我大声说道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虽然给阿守做了乌冬面，自己却只喝了一点啤酒。

“我开吃了！”

“还有，这是一般的炒蘑菇。小照，饭吃了没？”

“妈，差不多就行了，要不然我就生气了。”

“哎呀真是的，好，好。那我就告辞了。小照，你明天要是起得早的话，就到堂屋来吃早饭。明儿见！记得睡觉前把门关好哦。”

叶子的母亲拖着华丽外套的下摆，转身离开了起居室。玄关的门关上之后，周围出奇的寂静。叶子非常夸张地叹了一口气，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。

“喂，那男的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。”叶子又回到刚才的话题，就好像她母亲从来没有闯入过一样。“不是他让你去的吗？而且，大半夜的，女孩子家一个人，也不说送一下，就让人一个人回去，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啊。再说生病了吧，也没有让人来给自己做饭的道理啊。那人，他以为自己是谁啊。还有啊，小照，让你回去，你就乖乖地回去啊？”

叶子说着，大概是太激动，到最后唾沫都溅了出来。叶子一口气把啤酒都喝光了。

“那个，叶子，我要更正一下哦，他也没说让我帮他做饭。他是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帮他买点东西。大半夜的他他不送我，是因为他高烧三十九度呢。”蛋包饭很松软，有一种令人怀念的味道。刚才叶子妈妈说趁着黄油还没化掉的时候怎么样，早知道我听她说完就好了。这样的话，下次我就可以做给阿守吃了。“叶子，你尝尝这个嘛，真的很好吃哎。”我抬起头来，看见叶子眉头紧皱。

“你这个人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！”

叶子突然提高了嗓门。她猛地站起来，我条件反射似的端正姿势。可是，她只是再次走进厨房，又拿了两罐啤酒回来。我接过来一罐，发现这罐比刚才那个更凉了。

“喂，你要是再这样任人使唤，你们的地位关系可就确定了，他就更加得意忘形了。”

叶子紧紧地盯着我，态度坚决地说道。

叶子经常说什么任人使唤啦，对方得意忘形啦，地位关系啦什么的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她自己独特的人际关系观或者说是恋爱观。嘿嘿嘿，我咧着嘴发出暧昧的笑。在我的爱情词典中，不存在什么任人使唤啦得意忘形啦这样的词汇。存在的，只有一个词，那就是喜欢和不喜欢。但是，这肯定也是我独特的人际关系观和恋爱观，叶子肯定不明白吧。所以，我也不会跟她说什么我没有任人使唤，阿守也没有得意忘形，如此之类的。

“我不说你了。你快跟那个自以为是的男人分手吧。要不然，又跟上次一样。你应该谈一次自己占优势地位的恋爱。”

叶子说完，把我吃完的蛋包饭和炒蘑菇的空盘子收拾起来，然后从对面的卧室拿出 T 恤和短裤，扔给了我。

“喝完剩下的，赶紧睡赶紧睡。我先去洗个澡。”

她说完之后，就去了浴室。

我一边喝酒一边想，在我来之前，中原君和叶子两个人在做什么呢？大部分恋人都在房间里做什么呢？是一边想着自己怎么做才能不任人使唤或者不让对方得意忘形，然后一边并排吃饭看电视么？那每天都这样，又怎么让对方喜欢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情或情感呢？

我换上叶子的 T 恤和短裤，压瘪空啤酒罐。打开起居室的隔扇门，仰望天空，发现刚才头上的那轮月亮已经跑得很远，变得很小了。

好困。昨天我在叶子家四点半才入睡，七点半起床，八点离开房间，只睡了三个小时。我坐在电脑前，装着输入数据的样子，尝试着睡一会儿，但是两次打盹儿碰到了电脑屏幕，刚才又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。我感觉周围的一双双眼睛开始变得险恶起来，于是我想还是算了，不睡了。午休的时候，在公园里睡吧。

我开始在一家叫做东京环球服务株式会社的不明不白的公司上班。我作为合同工开始在那儿工作，是在大概一年前。今年春天，所有的合同工都成了正式员工。当了正式员工，就能拿到奖金，还能办信用卡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属于某个公司，而且那时已经二十八岁的我正在担心以后还能不能找到打工机会。在这种时候被录用为正式员工，实在太难得了。

实际上，我既没有拿到奖金，每个月的工资还都没有以前做合同工的时候多。那是因为，加班的时候会有加班费，时薪比正常工资多三成，但是正式员工却是死工资，不管加多少班，都是无偿的。信用卡虽然办成了，但是由于收入比以前还少，所以一次也没用过。

当了正式员工，却一点好处也没有。如果说有的话，那就是今年我不用担心自己有可能还要再去寻找打零工的机会了，仅此而已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我是东京环球服务株式会社企划部企划课的正式员工。工作的内容和以前当合同工的时候没什么两样。将那些按照性别、年龄层、地区、职业，有时甚至是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区分，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——诸如关于腋毛的处理、关于化妆用具、关于成人录像带、关于冷冻食品、关于OA机器、关于定额存款、关于杂志订阅等等，并把这些调查问卷的回答，录入电脑。无休止地输入，直到让人头晕，无休止地……